



怀念罗荡萍

索 俐 *

2015年12月，正在福建上杭金秋公寓小住，突然接到刘关秀大姐的电话：“老罗12月5日走了，走得很安详，在燕山住了50多天院，还是因脑瘤。你是老朋友，特意告诉你一声……”

我感到一片茫然和伤感，在燕山住了50多天院，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若知道一定要去看他啊……

真正结识老罗是1993年5月。“五一”放假期间，一行山友去拜谒连泉禅寺遗址。连泉禅寺海拔800多米，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连泉顶下，是一座颓圮的明代古寺。

十余位山友中老罗年龄最大，64岁，头发虽已花白，身体却很健壮，手持拐杖，一路攀山路、跃沟坎、分林拨木、谈笑风声，还时不时站在小山头吼上几声，那爬山速度和精气神丝毫不输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那天，众山友在连泉寺遗址连句时，我曾谄出“老罗六十四，赵萱九龄童”的感慨。

* 索俐：已退休，现为燕山石化公司关工委副秘书长，原为《燕山油化报》总编。



以前也曾见过老罗，知道他是原燕山区组织部副部长，一位离休老军人，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迷摄影、搞根雕、写文章、收藏拐杖，且成果显著。



罗荡萍老人讲述往事

他曾在《黄金之秋》一文中写道：“我的《远恋》、《亘古》两幅摄影作品分别在“慕田峪长城赛”、“北京长城赛”中参展；《黑猩背子》、《老鹰》两件根雕艺术作品在北京、淄博老年艺术展中展出；先后获北京市老干部局通讯报道奖，房山区老干部局通讯报道一等奖；《手杖、情绪、收藏》一文获《燕山石化报》好新闻、好作品奖；收藏手杖的事情刊载于《中华老年报》上……”

深入接触后，感到他是一位真诚、豪爽、健谈、乐观、热爱生活、很有亲和力的老人。

1

公元 2000 年，房山区组织部门向离休老干部征集回忆录，老罗便开始撰写一系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与老罗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与老罗接触，主要是帮他修改抗美援朝回忆文章。抗美援朝



朝时，老罗在著名的 38 军当文化教员。他非常谦逊，说自己初中一年未上完就当兵，文化底子薄，不会写文章，请我帮他润色修改。对老罗的要求我感到诚惶诚恐，能够帮一位离休老兵做点事情我深感荣幸，并由此得知了他在朝鲜战场的艰辛生死经历：

1950 年 11 月，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的第一天，连里发给他的棉大头鞋却在行军时不慎丢失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穿着一双单胶鞋，他的脚趾被冻成了紫色，肿得镜子似的。赵副指导员得知后，要他马上回后方休息治疗。但刚刚入朝不久的老罗坚决要求不离开连队。赵副指导员只得把四个连干部的洗脸毛巾给他包脚用。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帮助下，老罗一路行军打仗，始终没有掉队。二次战役穿插到三所里车站时，指导员将一条缴获的美国军用毛毯送给老罗，要他多做几双鞋垫，勤换着点解决冻脚问题。老罗将毛毯一小半剪成八双鞋垫轮流替换，剩下的一大半则在休息时用来包脚御寒。就这样，他顺利完成了赴朝后第一个冬天的行军和作战任务。

1952 年春节前夕，一个漫天飞雪的黄昏，老罗和军械员老赵与营里的宋管理员奉命去团后勤处领取西藏慰问志愿军的牛肉干。领取牛肉干返回前沿的路上，敌人的排炮封锁了道路，军械员老赵的手臂负伤。老罗接过老赵背的那袋牛肉干只得和几位战友翻山返回阵地。经过数个小时奔跑，大家尽管饿得肚子咕咕叫，但谁也没动一块牛肉干。大家相互鼓励，抖擞精神，用积雪充饥，一鼓作气把牛肉干全部背回了前沿……



还有，深夜露营有一条毒蛇钻进老罗的被子，押送美军俘虏几经辗转终于回到后方……在这一系列文章里，老罗不但回忆了自己的往事，还满怀深情讲述了战友们舍生忘死、机智勇敢的故事。如《光着屁股抓俘虏》、《和美国飞机捉迷藏》、《化作春泥更护花》、《一位可敬的女战友》、《美国兵能“还阳”》、《谭贵发的鼻涕》、《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等等。

这些文章，满怀深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与残酷，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牺牲、有我无敌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拜读这些文章，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老罗，了解了志愿军，了解了这些老兵的胸怀。

老罗的文章很朴实，有情节，有细节，故事性很强，略加润色就十分生动，所以用不着怎么修改。之后，这些文章或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离退休老干部文集中。

鉴于老罗的文笔和经历，我建议他应有计划地写一本回忆录留给后人。他本人也曾动了心思，但由于后来突然换了肺癌，身心精力大不如前，只得暂时作罢。

2

老罗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取名罗荡萍，意思是说自己的身世就像水面上随风飘荡的浮萍。

1926年5月，老罗出生在湖南郴州荷叶坪镇的一个山村里。家境原本不错的罗家，由于一场可怕的瘟疫落得家破人亡：父母和兄弟姐妹全部死去了，只剩下7岁的罗荡萍靠流浪和乡亲



们接济过活。

“我小时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老罗曾多次谈起童年的困苦经历。家里的土地让人家来耕种，小孩子不懂得收租管理，靠着乡亲们的同情，他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顿，勉强维持生活并上了小学。

那一年，他去竹林中挖笋，被一头凶猛的大野猪扑到，腿上被撕咬得血肉模糊，幸亏有乡亲们赶到才救下了他——至今腿上还留着明显伤疤。

他曾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一头伤人的豹子。

上初中一年级时，由于得罪了有权势的语文老师，学校要惩罚他，加上生活失去着落，好心的数学老师介绍他到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一位朋友那里。为寻一条生路，不给这位生活拮据的好心人添麻烦，罗荡萍毅然报名当了兵。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罗荡萍奉命随军赴台湾住防；在台湾住防两年后，又换防到大陆，并成为傅作义部队的一员。

1949年1月30日，傅作义宣布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罗荡萍留在部队被编入解放军第38军。到军政大学培训一段时间后，他重回38军任文化教员。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38军奉命赴朝作战，罗荡萍亦随军参加了与世界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的较量。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志愿军陆续返回祖国。

1955年，罗荡萍随38军回到东北吉林，后又迁到河北省



保定。他努力学习，热情工作，并因工作成绩显著被任命为第38军113师炮团副政委。

“文革”开始后，为确保国家重点战备工程——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建设的顺利进行，1968年7月，国务院批准对东方红炼油厂实行军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派出10名干部和一个排战士到东方红炼油厂成立了军管会，王向清任主任，朱文俊、罗荡萍任副主任，全面负责和指挥东方红炼油厂的创业大会战。

1973年，军管会使命结束，罗荡萍等回到38军。1979年，他从部队转业重新回到了燕山。

当时，北京石化总厂党委书记杨义邦曾找罗荡萍谈话，要他到石化区办事处任组织部长。但罗荡萍却谦虚地说：“我刚从部队转业，对地方情况也不太熟悉，还是让地方的同志当部长，我当个副部长协助工作吧。”就这样，在副部长这个岗位上，罗荡萍一直工作到离休。

老伴刘关秀曾抱怨说：“老罗，1957年我们结婚你的工资就是104块，转业后还是104块……”

老罗却动情地说：“知足吧，在朝鲜战场，我们一个连上去没有几个人活着回来，跟牺牲的同志比，能活着就万幸了，还讲什么待遇？”

老罗的生命力真可谓坚韧顽强：肺癌手术之后，他努力锻炼，乐观向上，身体康复得很好；后来突发脑出血，在颅骨上打了三个洞竟然奇迹般恢复过来；再后来又发现了脑胶质瘤，



做了伽马刀手术，仍不屈不挠地与病魔作战……

3

2010年以后，为搜集燕山石化公司的历史照片，撰写吴仪和彭树楨同志的稿件，我曾多次采访老罗。他思路清晰，尽管坐在轮椅上没有原来那样健谈，但仍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并了解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

东方红炼油厂会战初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企事业单位都分成了“造反”和“保皇”两大派系。参加东炼会战的各建设单位自然也有着派性矛盾。

“避免内斗、消除派性，让所有参加会战的单位和职工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大会战上，这是我们军管会最重要的任务！”罗荡荡动情地回忆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责任，军管会要求：凡参加东炼会战的单位和职工，来到东炼后一律不准搞派性，任务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政治任务！

老罗虽是东炼军管会副主任，但谦虚平易，很少有命令主义和“左”的东西，对人总是乐呵呵的。他分管思想政工工作，很注意倾听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职工中有很好的人缘，干部职工与他关系都很好。

“我这人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当过国民党兵，政治上多少受了些影响，知道‘左’的东西对人压力有多大，所以处理问



题时尽量实事求是，少伤害人。”老罗对我说。

罗荡平讲述了如下几件事情。

一天下午，东方红炼油厂在东山坡露天广场召开会战誓师大会。大会结束时已近傍晚，罗荡平在主席台宣布：“大会结束！下面，放映电影——沙家兵！”

老罗错把“沙家浜”的“浜”字读成“兵”字，便引得了下面一片哄笑。

主席台后面的吴仪听到后立即走到老罗身边悄声说：“罗主任，是沙家浜，念‘浜’（bang），不是兵。”

老罗赶忙更正说：“错了，不是沙家兵，是沙家浜！”

于是，会场下面又是一阵哄笑。

这件小事，让大家深感到老罗的真诚与谦逊。

一天，东炼水连的一个小操作工突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大家十分惊震。

那时候，“自杀”就是对党和人民的背叛，死了也要受到批判。但罗荡平知道，一个年轻的小操作工会有什么背叛，很可能是连里管理教育不当才发生了不应有的悲剧。

如何处理？就在老罗做思想斗争的时候，吴仪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罗主任，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怎么会是背叛？一定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你说是不？”

吴仪的话，坚定了老罗认识。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既没有政治化，也没有上纲上线，而是家属来了以后给予了同情和安慰，妥善解决了后续问题。



对于职工生活中存在的困难，老罗也是能帮就帮。

一次，吴仪等同志找到老罗说：“罗主任，一位女职工要生小孩了，还租住在当地老百姓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地上还要生煤炉子，怎么办呢？”

老罗立即表态说：“你们组织人去帮助修一修，大胆去做，没错！我支持！”

有了老罗的尚方宝剑，大家很快为这位女职工修好了房子……

那时候，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老罗常带队组织职工乘车去北京观看文艺演出或体育比赛。干部职工反映说，跟老罗在一起，大家是既开心，又安心。

车行于荒郊野外没有厕所而大家还要方便时，老罗会让司机停车，然后向大家发令：“快点下车，男同志在车左，女同志在车右，分别方便！”于是，大家嬉笑着鱼贯下了车。

一次，去北京首都体育馆看冰球，回来的路上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载着 40 多人的大轿车腾云驾雾一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厂区。那时，凤凰亭大坡还没有改造，路又窄又陡。车开到上坡时车轮打滑，车尾一个劲往山沟边滑，情况非常危险。带队的罗荡萍立即让停车，并让所有的人都下了车。他让司机老马扶好方向盘，然后指挥大家在车后喊着号子推车。在老罗指挥下，大家齐心协力一点一点把大轿车推上了山坡顶……一场车翻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避免了。

2012 年去看望、采访老罗，明显感到他的精神大不如前：



不仅坐上了轮椅，说话也开始费力，右手已不听使唤，但仍在小桌上练习写字，想以此来恢复手臂功能。

据刘大姐回忆，几个月前，老罗大概已料到将不久于人世，便趁着清醒叮嘱说：“我死后不要麻烦组织，不要写什么悼词，搞什么遗体告别，三年后能有个评价就行了。那时候，功过是非就比较客观了……”

唉，乐观豁达、实事求是、坚韧顽强的老罗；一位令人尊敬而怀念的离休老兵！



本文作者采访罗荡萍